

17歲該有的文學體驗：

那些大人不在乎的事情



翁禎翊

2025.11.26

- 2013.11 林榮三文學獎
- 2014.09 政治系國際關係組
- 2015.09 法律系司法組
- 2018.09 法律研究所民法組
- 2019.01 司法考試合格
- 2020.01 《行星燦爛的時候》
- 2021.09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
- 2023.09 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庭
- 2024.12 《你在暗中守護我》
- 2025.03 九歌年度散文獎



INTRODUC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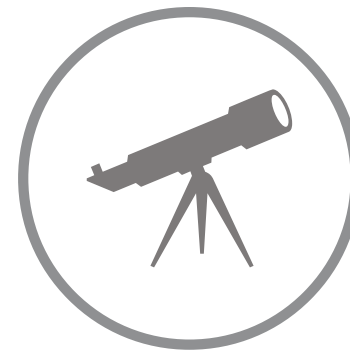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要說的.....



帶你媽去東京



家裡的問題



天亮之前的祈禱



沒人教的情感教育

想像一下你現在回到高中，一年級上學期開學第一天，

你走進班級教室。你誰都不認識。

所有能力知識全部回復到十五歲的狀態。

但是你可以保持你到目前為止對人生的體悟之類的，帶過去。

——寺尾哲也〈州際公路〉

有時還有吵架
／帶你媽去東京玩，

黃麗群

「下午四點多我們抵達新宿。

安頓行李後隨便在全家便利商店買了飯糰吃。

接著去逛手創館（台灣叫台隆手創館）和高島屋（台灣叫大葉高島屋）。

晚餐是高島屋樓上的炸豬排飯，喝了麒麟啤酒。」

父母的愛

一定要打溫情牌？

子女對父母的感受

有人在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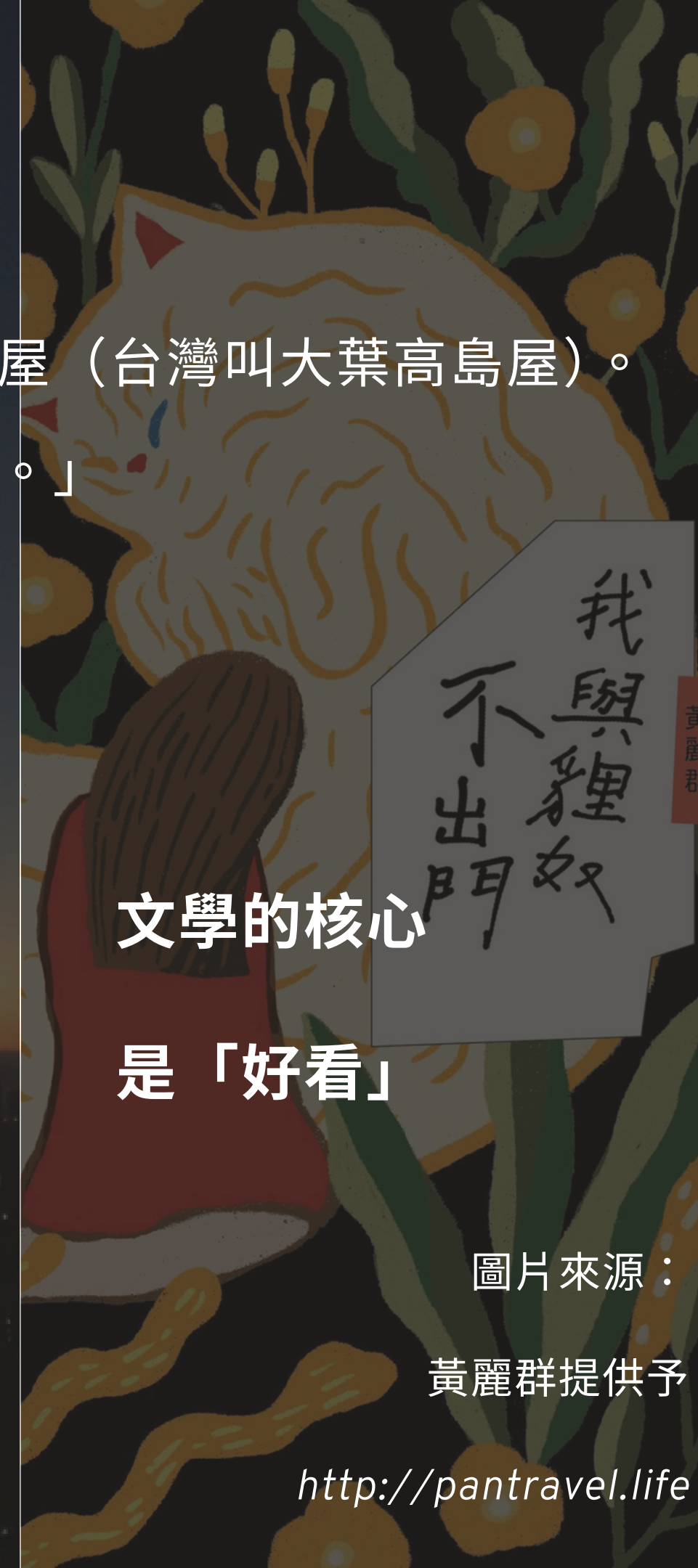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的核心

是「好看」

圖片來源：

黃麗群提供予

<http://pantravel.life>



散步回飯店，滿路十二月的燈綵與音樂迸碎一般落在地面的水光裡，刷開的氣象 app 告訴我今夜是這波季節雨的最末稍，明日開始天氣晴（我媽認為這是她的功勞：「我出門向來是好天氣。」她說的沒錯。）經過 Krispy Kream 與 Starbucks 時，我媽走走看看，沉默幾時，若有所思，如夢初醒：「我現在到底跟在台灣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有那麼一秒鐘我也是被問倒了。「不然妳現在想回台灣嗎？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那不就對了嗎！」

出門玩與在台灣當然不一樣。媽們一向是其詞若憾其心深喜。好比基於交通與上下行李方便之故（這是帶你媽去玩最重要的事之一）我們住在利木津巴士直達的新宿南悅，為討老夫人歡心又訂了景觀角間，因此我媽每天天未亮就開始窸窣窸窣泡熱茶，配紅豆麵包，坐在沙發上看她的日出，docomo鐘樓，無雲天氣裡和紙描圖般貼在地平線上的富士山輪廓。又從房間這一頭拍照拍到那一頭，可能要line給我弟或我阿姨吧，也沒有要管我還在睡覺的意思。這怎麼會跟在台灣一樣。

或好比出發前某次我自言自語：「要不要訂公寓式酒店呢，有廚房耶，可以去超市買食材自己煮。」我媽聽見簡直兔子一樣豎耳警覺：「什麼，你是說出門玩我還要煮飯給你吃嗎？」「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諸如此類。

「帶你媽（或你爸媽）去玩」似乎很適合拍成一部介於《人在囧途》與《心的方向》之間的電影。一些荒誕的台詞，可能也有化險為夷的突發事件，三幕劇裡的親情的心結衝突轉折更是保證的，但不保證這些衝突最終能得到此類電影慣有相互諒解、拯救或昇華的結尾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大家都當家人這麼多年了，真要抱頭痛哭什麼的還等到現在嗎？開什麼玩笑，現在最重要的事是你去廁所而我去找到三越裡的退稅櫃檯。

說到底，旅行必然是暫時脫開了日常的強制扮演與原生根系的框限，所以才常見人透過「旅行」此一概念的實踐與想像，不知不覺表現出性格裡的極端氣候。不管怎麼打著詩意的高空，不管飛行多麼頻繁，現代以餘暇活動為目的的跨國境旅行，意義上註定不會是家常便飯，因為它本質即是對於異與變、對打破重力的積極追求，甚至都具有侵略性了。異地，異樣的語言（說話時腦部使用的區域都不同），異物般的生活，它的餘裕象徵更讓旅行者得以進入一種異身份：例如過去常聽有人傾家蕩產買名牌包名牌錶，今日則出現某一類不斷借錢負債刷卡只為出門打卡的人物。（似乎背起了那款包或走出了機場門就是打了人生勝利感的嗎啡針）。

旅行既是各種異的集合，人在其中就難免異常一些。例如在東京（中間去了箱根）的八天裡，我媽忽然也不挑剔了。買東西也不怎麼精打細算了（但是參觀庭園的半價敬老門票不能放過）。不常常上廁所。吃東西也隨和了。我帶她去銀座老店喫茶YOU吃蛋包飯，排半小時的隊她無怨無尤。喫茶YOU地方不大，是很有昭和風情與時間感的老派舖子，她坐下，先東張西望，開始摸桌面，再略微摩挲圓圓的桌角，然後把桌上調味料罐子的瓶身都輕輕用指尖拭過一遍。

「你在幹嘛？」

「你有沒有發現，這些餐廳裡一個小罐子或小角落摸起來都不黏手，像剛用漂白水擦過再用乾布抹一遍。」

「你來日本做衛生檢查的嗎？！」

凡此種種。一路又不時對我自誇自讚：「你看，你說走我就走，你說吃我就吃，我出門很乖吧！」「是是。但可以不要我一轉眼就自己跑到不知哪裡去嗎？在東京迷路很可怕。」至於我忽然就必須變得十分腦筋清楚精明幹練，管錢管車票，管吃管睡管鬧鐘，管問價錢管退稅管行程管時間表，日文丟三落四也得夾著英文當翻譯。最後還得出錢。現在問我那次帶我媽去玩到底玩了什麼……臣妾、臣妾真的是不記得啊。

因為帶你媽去玩從來不只是去玩而已。它更接近一種閱兵式，一套視察行動，一場軍武展演，是各位的媽把各位養了這麼大的總體檢，考你應變。考你EQ。考你體力（購物提袋當然不該你媽拿，電車上有位置當然該你媽坐）。至不濟也考你花這麼多年讀了這麼些也不知有沒有用的書、做了些也不知道在幹什麼的事，到最後在餐廳裡能不能幫她要到一杯熱開水：日本人不喝熱開水（要熱的就都是茶），這事我媽每值用餐便感嘆一次。然而雖說不吃冰的，到箱根看見名物「箱根焙煎珈琲」的咖啡冰淇淋是必須要嘗的；而在秋末冬初、葉落無花蕭條少人行的強羅公園裡，景色沒什麼好，那小賣店的牛奶霜淇淋更是不能不買一根了，否則走了這大半天豈不虧本。

看待出門前後與親友的各種報告與炫耀你同樣要超脫些。根據場邊觀察，他們這年紀都已是純青的爐火八風吹不動，「哎呀，整個禮拜我都不行，我女兒要帶我去日本玩。去八天～」「我們在箱根住的那個飯店，左邊窗子看富士山，右邊窗子看蘆之湖，房間裡還有一間和室！」「去箱根坐的火車是有觀景窗的車廂！」「這次出門我女兒又是導遊又是翻譯又是金主呵呵呵呵……」這種程度的說法，在我們這年紀，如果把「女兒」這主詞換成男友女友或丈夫太太就十足是露骨找麻煩。但在千帆過盡的老人會議裡，稍微展示一下孩子的心意與不過於浮誇的經濟能力，大概近似於在領口別個小小的名牌 logo 珍珠別針，不算最招討厭的，還可以被接受。因此做主詞的自己也最好冷靜一點，也毋需費事出言阻止，反正你聽不到的時候他不知道還要說幾次說多久。攔不勝攔。

何況除了媽們或爸們，世上也不會再有別人為你這一點小恩小惠就這樣喜孜孜的，早也心感晚也心感記掛成這樣。

儘管彼此都非常有出門在外一切要收斂的心理準備；儘管日本對老齡人口的關注，造就它成為帶長者旅行非常順暢友善的國家，箱根回到東京後、返台前一天我跟我媽還是大吵了一架，為什麼呢，完全忘記了。但我可以人格向你保證那絕對是一件毫沒有重點的小事。追根究底大概還是我一路精神繃得太緊（關東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去啊），而我媽對於必須徹底離開主控與照顧者角色的主場，轉而擔任那個「很乖」客場的心理視角也到了極限。

帶你媽去玩的真正風險關鍵其實不是摩擦本身，而是造成磨擦的小型奪權問題。聽起來是有點那個，好像太冷酷了，但就是這樣。**媽們理智上知道凡事由兒女安排沒有不好，但情感上讓她非得多說那一句兩句話；我們理智上知道這多出來的一句兩句話做耳旁風就好，但情感上，這一句兩句完全可以概括人與原生家庭間所有的雷雨交加。**

當然這也都不妨（且似乎非常自然而然）往「親情」或「孝道」或「愛要及時」的溫情方向詮釋。好比說，你其實不必等到父母病了弱了才發現你與他們的角色已經互換，旅行即是很好機會讓彼此理解：你已可擔當親子關係裡那個成年人角色，此後是你帶他們而不是他們帶你；又好比說，其實你能帶你媽出去玩的次數不會有你想像中那麼多。若把說法收束在這裡，再加上一點生命史的片段回顧，完全可以非常感人，非常有渲染力。

但拜託喔！我們還在吵架。

回到吵架。如果真的是《人在囧途》或《心的方向》什麼的，這必須是一個將劇情推到高潮、整部片子埋伏的火線要紛紛引爆的時刻，此後必須往下沉澱出阿卡貝拉式的大和解，或往上拉向管弦樂式的海闊天空。不過那天傍晚我們回到飯店，大家都又累又不高興，也沒想到要吃晚飯；我媽跑去睡覺，我歪在沙發看電視刷手機，又把買的一盒冬季限定「銀座あけぼの」草莓大福打開來吃。

我媽睡一睡醒過來，看見我在那裡喝茶看電視吃大福，氣得要命。

「你這個人真的是很過分，」她說，「你吃大福也不會問一聲說媽你要不要一起吃大福。」

「……什麼啊，你那不是在睡覺嗎！」

「你不會叫我一聲嗎？如果是我我就一定會叫你起來一起吃。」

「……睡覺睡得好好的為什麼一定要叫起來吃大福啊！」我莫名其妙。

但就如同各位跟各位媽們一樣，這類僵局一般也是這樣莫名其妙解決的。在她不甘示弱也吃了一枚大福之後，我們決定抓緊最後的深夜去逛歌舞伎町的唐吉訶德。非常值。便宜掃回大量家裡常喝的即溶咖啡與許多 Sheba 貓點心。

不是很詩意。電影要賣座恐怕不能這樣結尾。但牽涉到媽們的事情好像都不會太詩意，也不是媽們或我們的錯。朋友說，「帶你／我／他媽去玩」很難派生各種微妙情思，因為整個兒就是揣著一顆駝獸的心上路，是白馬與唐三藏的故事，是驢子與史瑞克的故事。我感覺她說的非常對。九零年代日本有流行辭「成田離婚」，原為陌生人，相遇了，戀愛了，結婚了，出國度蜜月了，在旅程中終於彼此明心見性（並不是好的那方面），齟齬繁生，委實無法生活，返抵成田機場後第一件事就是辦理離婚手續。不過父母的話，除非是非常極端的關係，恐怕都難以桃園離媽或小港離爸。從異常回到日常後，該清點戰利品還是一起清點戰利品，該鬥氣時還是鬥氣，該抱怨還是抱怨。都是家的半業半福報，可惡與可愛。

後來我媽經常在收看旅遊節目時問起：「你下次什麼時候帶我去玩？」口氣還有一點裝萌。

「不是才剛回來嗎！過一陣子吧。」

結果過一陣子，她忽說和我阿姨報名了旅行團去北海道。我有點高興，其實跟團也沒什麼不好，晚上在辦公桌前就叮叮咚咚不斷收到她 line 來什麼山啦湖啦或者吃螃蟹的照片。回來後問她好不好玩。「好玩。而且也不累。車子接接送送很輕鬆，適合我。」她說。

過了一會。「那你下次什麼時候帶我去玩？」她又說。

圖片來源：

黃麗群提供予

<http://pantravel.life>

這篇文章要收尾了，

如果是你，你會怎麼回應你媽？

如果你是作者，你打算怎麼收尾？




「不是才剛回來嗎！你可沒有老人癡呆啊！」我忍不住大叫了。

孔家論孝有言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」在現代，這或許可以改成：「父母在，攜之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」也算是我們這一批晚熟獨身青年的全新修訂版《父母經》了。


〈天亮之前還有一百萬個祈禱〉

「你知道一架航班起飛前，一個空服員的準備時間是多久嗎？
當燈光全被調暗，黑夜注入了機艙。」



不談感情的文學
那乾脆不要文學

戀愛應該
教會我們的事？



同理心的建立
遠比成績更重要

飛機開始慢慢後推，離開停機坪，座位上可能有人戴上耳機，可能拉上毛毯，也可能閉上了眼。綠色的安全帶指示燈在闔上的眼簾留下殘影，暈開，隨著機身搖晃搖晃，像是演唱會大家手裡的螢光棒。只是這個時候沒有尖叫也沒有掌聲，空服員正從兩旁走道經過，他們高舉雙手，一一確定上方的置物櫃是不是已經扣上；偶爾，又得一次一次彎下腰，輕聲提醒：要豎直椅背、要打開窗戶的遮光板。終於起飛的廣播伴隨著電波的沙沙聲傳出。

到這裡，他們已經工作至少五小時了。

而且這五小時裡面，大概只有兩小時是有薪水的。

再兩三個小時以後，馬上要準備送上第一餐。整趟飛行倒數還有十二、十四或十七……小時。

當然，如果生活或工作的一切都如數字那樣簡單易懂就好了。比方說：她的受訓期間是三個月，接下來一個月是一張班表、或許六七個航點、十二或十四個航班。又比方說：我和她平常相距三四千公里，時差是零，但這都是浮動的。還有，從認識的那一天開始算，我距離律師和司法官考試的一試剩下35天，二試則是106天。

一般人大概不會知道準備法律系的國家考試是什麼感覺，因為法庭日劇或韓劇都不會演這個部分。**這就像，一開始我也覺得空服員可以去很多地方、認識很多人，是份有趣的工作。她看見我在訊息裡這樣說，回了我：才怪。好痛苦。**

大學留了四年的長髮被迫剪掉。隱形眼鏡一戴就是十幾個小時。眼影和指甲油都是規定的顏色。被大家說好看的制服其實勒死了，又很容易走光。「你知道當兵是什麼感覺嗎？」我說我還沒當過；她又說，那總知道腦袋塞很多東西、隨時要考試的感覺吧。於是隨便拍了一堆書和講義給我看，都是英文、五六百頁起跳。

「要全部念完。一有差錯，就打包回家。」

只有三個月，那個分量就算是中文，我也做不到。不僅身體，連腦袋也都不是自己的。而這些只是受訓的日子，結業後實際上線又會是另一個世界。

後來的某一天，她想起最初這些事對我說：本來在你說很有趣的那個時候，我就不想理你了。你是不是很白目？

我沒有回答，只是點頭。在還沒了解法律工作長什麼樣子前，就先知道了空服員是怎麼樣的工作。甚至在那段時間，我幾乎管不著什麼法律，把時間都拿去和她講了電話。透過被Line稍稍變質的聲音，和她說真正想做的事，會在這裡念書，只是和爸媽約定要找到一個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。她也和我說為什麼跑來做空服，現在只想要回去讀書；拍給她看椰林大道、總圖書館、24小時開放的自習室，她說好想念、好想要回公館。每個回不了頭的選擇，都有一個身不由己的理由。

國家考試的第一試全部是選擇題，都在測驗法條熟悉度。倒數沒幾天，我來不及逐一背閱，乾脆放棄，但記下的數字沒有比較少：422、往孟買（租賃契約書面規定），608、往首爾（貴重物法定寄託責任）

這些航班編號輸入特定的app，就可以看見飛行到哪裡，想念或擔心具體成為螢幕上移動的光點。但光點放大幾十幾百萬倍，還原成航空器，另一個人在上面的難受和寂寞，沒有辦法被分擔。

害怕自由落體，可是遇到亂流要裝作沒事。生理期忽然來到，可是走來走去要裝作沒事。生病抱著馬桶狂吐，可是出來以後也要裝作沒事。被leading罵完還要笑。遇到性騷擾不能哭。

當夜裡飛機巡航在三萬英呎的高空，飛過不知名的大陸和海洋，位置上失去時間感的人在用餐、在睡覺、在看電影，不會知道這些事。

我也要她和我說了，才知道。可是常常，下飛機、到了陌生的地方好不容易連上wifi，又會害怕身在另一個時區的我在睡覺、在念書、在補習……猶豫好久，不曉得該不該撥出電話。

於是我對她說，我會隨時把網路開著，想打就打，不要緊。大不了坐到圖書館外頭的台階上，或者躲在補習班的樓梯間，半夜被叫醒的話，隨時都可以補眠。每一通捨不得掛掉的電話裡，她叫我晚餐不要亂吃，但明明自己可能餓了整天的肚子；和我說明天台北空氣品質不好，記得口罩，但明明自己錯估了南半球冬天的氣溫。

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了國考一試。然後二試愈來愈近。圖書館裡許多人也在準備著相同的考試，從早八到深夜，扣掉吃飯，一天苦讀十四小時，每次看到都覺得惶恐。認真和她說，覺得自己要考不上了；她吃驚地回道：你不要嚇我。我努力笑出來，「沒上就明年再來而已啊。」

「那我們還是不要繼續這樣了？」

我又連忙搖搖頭。雖然在心裡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只能好好與不安的感覺共存。錯的時候遇到好的人，還是選擇了全力以赴。

橫越歐亞大陸或太平洋的航線，通常都是凌晨出發，與黑夜一同挪移，然後抵達當地的天亮。那個時候，通常是台北時間的下午或者傍晚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最認真花在書本上的就是這段時間。

為了對抗時差的錯亂，還有整個晚上的工作，她會用黃昏的時間補眠，直到我吃完晚餐叫她起床。**這時距離起飛的時間大概是五個小時。她把手機放在桌上，打開視訊，開始綁頭髮和化妝，同時草草吃起叫來的外賣。我就坐在自習室外路燈下安靜看著，有時候她嘟嘴，有時候真的快掉下淚了。心情不好。不想飛。想哭。我對她說，化完就不可以哭了噢，會花掉的。她說好，好想你。**

空服員是個怎麼樣的工作，現在我會說，這是一份寂寞的工作。起飛前三個小時，說了再見，和乘客一樣出發前往機場。搭機的你或妳可以是任何姿態，期待或者不耐，但她沒有選擇，只能把微笑全部留給你們。

而同時間我一個人回到自習室，手機即刻失去了意義。**很多人念書會把手機鎖在置物櫃裡，但我不用。全力念三小時的書，過了末班車的時間，再騎腳踏車回去。隔天醒來，馬上又出門前往圖書館。**天還沒全亮的公車上，都在想著：此刻還好嗎？app裡關於航班的資訊，經緯度的數字跳動著，像是按下的碼表，我們誰經歷的都是不會再回來的時間。

她問過：「這麼多人，為什麼喜歡的是我？」我想了好久回答，愛是需要和被需要。她又追問，那換成是誰都可以嗎？

我說：看過《你的名字》嗎。彗星在正確的時候和地點落下，那樣千萬分之一的機率，兩個不相干的人才會突然有交集。

早一點或晚一點就是兩個世界的人了。

就不會有瀧搭遠得要命的車去找三葉，然後每天醒來覺得像哭了一樣。

如果是三葉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，那為什麼要叫「你的」名字？

說出這些話的夏天，我22歲，她24歲。

這樣年輕的我和她，和動畫裡的角色一樣，選了比較艱難的那一種喜歡。

我也會羨慕可以天天見面、一起讀書或吃飯的愛。但明白自己所得到的，都是那樣無可取代：考二試帶著日本的學業御守，去口試噴著法國的香水，感到緊張時，吃一顆德國的小熊軟糖……

一個人在外站的時候，她帶著下班疲憊的身軀、斑駁的妝，特地走出飯店買了這些東西。花的全是自己的辛苦錢。

這篇文章要收尾了，

我沒有落榜，

但我們也在不到一年後分了手。

台灣空姐猝死風波：長榮航空再爆勞動剝削爭議，為何員工不敢請病假？



圖片來源：BBC NEWS 中文

如果時間回到過去，她把它們交到我手裡時，我會好好抱住她，而不是一直說謝謝。

有些人出現，就是來教你愛的。

當你學會了，她就要離開。

那一年，黃昏接近台北的時候，我讀了整天書，會再一次打開app。航班在異國的機場盤旋，排隊降落。我在想：逃生窗口看出去，地球另一端的天亮是什麼模樣？

那一年離現在或許還很近，但有一天會很遠。

在我看不到的天空，多麼希望以後陪在你身邊的，都是永恆的流星、美好的日光。

學國文還有什麼用？



文學存在的地方

寫在最後

寫作和很多事情一樣，起點很單純，就只是愛。愛讓人勇敢而且善良。

我遇見親親愛愛的每一個人，我們以後可能都會碰到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可是你要永遠、永遠記得，你一定、一定會在某個故事裡，是那個值得被愛的他。

THANKS FOR LISTENING

